

从荒芜滩涂到“候鸟之家”

浙江玉环漩门湾湿地蝶变

新华社杭州5月7日电(记者王俊祿)登上浙江省玉环市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观景台远眺,碧波荡漾的海湾,满目葱茏的植被、振翅飞翔的水鸟尽收眼底。“感觉来到了‘海上花园’。”杭州游客陈先生道。

各色野花争奇斗艳,绿树新芽迎风摇曳,一群白鹭直上青天……走进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到处充满生机。

这里曾经是荒芜滩涂。“几十年来,人们用双手改变了生存环境。”玉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舒欢说。

玉环岛面积186平方公里,曾隔着漩门海峡孤悬于浙东海域。当地民谣唱道:“漩门湾,鬼门关,眼望漩门泪斑斑。”

早在1977年,漩门两岸堵坝合龙,漩门湾历经“沧海桑田”之变;2001年,一条海上堤坝成为海与湖的分界线,湿地轮廓初显;2011年,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获批成立,湿地保护与利用双赢的探索加速开启。

早年粗放式发展难以继,沿海沿湖产业转型,是还原湿地

生态本色的关键。近些年,依托“千万工程”“五水共治”及清洁家园等行动载体,辖区102家企业被挂号整改,生产污水实现“零直排”。

1.2万只养殖网箱全部清理,鱼苗投放玉环湖,“以鱼治水”解决水体富营养化……如今,湿地公园及周边水质达到Ⅲ类标准。

“我们积极推进退渔还湖、退塘还湿、疏浚清淤、水岸修复等措施,让湿地成为动植物的天堂。”舒欢说。

这阵子,湿地公园管理处办公室主任赵洪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在准备新的‘接待方案’,‘客人’是来自远方的候鸟。”

作为候鸟迁徙东亚—澳大利亚路线的中转站,每年有数万只候鸟停歇漩门湾。2017年,玉环在核心保护区内启动“水鸟栖息地改造”工程,通过鸟类生活环境营造、栖息地生态放流、隐蔽廊道建设等,提升鸟类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质量。

“新项目计划5月底开工,将为鸟类栖息提供更好的环境,

保护生物多样性。”赵洪说。

适宜的生态引来不少新“访客”。湿地观测到的鸟类,从2011年的125种增加到今年的186种,其中省级以上重点保护鸟类31种。

“像东方白鹳、黑脸琵鹭、卷羽鹈鹕等‘稀客’越来越多,有的停留时间达6个月。”湿地公园科普宣教科副科长陈严雪说。

海岛原生态变成旅游资源,本地居民感触最多。“我从小在漩门湾一带长大,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迁。现在游客多了,有时一天要和12趟游船,忙得高兴!”68岁的观光船驾驶员老陈说,每天载着一船欢笑,让他觉得很幸福。

绿色发展的红利正不断放大。2018年至今,漩门湾游客量超13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2500万元。与湿地公园一湖之隔的玉环新城,依靠环境这张“金名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创业。

新华社南昌5月4日电(记者郭慧颖、孙楠)5月份,山外蝉鸣阵阵,山里满目苍翠。在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的深山处,记者随着护林员所指方向,看到一大片灌木郁郁葱葱。

“别看它现在与其他树木没什么不同,但在冬日里,枝丫上盛开着半透明状的小黄花,是我们这里独特的风景。”安远县高云山林场葛坳分场护林员陈芳珍说。

据了解,突托腊梅是江西省赣州市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高云山林场葛坳分场是主要分布区。

2014年5月,23岁的陈芳珍刚来林场不久,一位老职工便喊上他和几位刚上班的年轻人一同上山。“前辈说山上有宝贝。”陈芳珍说。

上山途中,几位年轻人一路讨论着“宝贝”会是什么亮眼的奇花异石。走到山腰处,带队的前辈停下脚步,指着一旁翠绿的灌木说:“这是突托腊梅,目前林场内只有不到3000簇,特别珍贵!”

望着看似有些普通的突托腊梅,陈芳珍不免有些失望。

但是,在2014年年底的一天,陈芳珍像往常一样上山巡护,走到突托腊梅生长核心区时,只见一片突托腊梅竞相盛开。“淡黄色花朵直径虽不到1厘米,却很精致。盛开的突托腊梅给寒冷的深山带来了温暖。”陈芳珍说,从那之后,除日常工作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突托腊梅的普查与繁育工作上。

“逐渐地,我们发现突托腊梅结子率很低,仅靠它们自我繁殖,数量增长比较缓慢。”陈芳珍说,为了保护与扩大突托腊梅种群,他萌发了扦插育苗试验的想法。

在林场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自2017年起,对突托腊梅已有一些研究的陈芳珍与同事每年都会进行扦插育苗试验。

他们常常早上7时出门,上山剪下半木质化枝条,中午前下山进行枝条消毒处理、浸泡生根液、晾干后,立刻将枝条带回山上进行扦插,再用透明薄膜保护……一天时间里,仅陈芳珍一个人,就要扦插1000枝。2018年,他大约扦插了4万枝。

由于资料十分稀少,他们只能一边尝试一边了解突托腊梅的生长习性。每次试验期间,大家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枝条苗生根,生根就代表着大概率存活。

在陈芳珍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几本手册,上面记录了每次扦插育苗时的土质、生长环境、枝条长短、杀菌次数、生根剂浓度等,还有他的观察笔记。

陈芳珍告诉记者,每个细节都与突托腊梅生长息息相关。通过试验、参加培训、上网向专家请教以及邀请专家前来调查研究,陈芳珍越来越了解突托腊梅了。

如今,林场内已建立集管护、培育、科研于一体的突托腊梅种质资源保护区。通过陈芳珍等人的不断努力,突托腊梅人工繁育的存活率得到较大提高,林场内突托腊梅数量已发展到4万余株。

在智能温室大棚完成炼苗后,部分人工繁育的突托腊梅已实现上山造林。“冬天,它们或许将迎来第一次开花。”陈芳珍说。

赣州：濒危植物的守护人

珠峰下的“白色哈达”

从珠峰大本营到中绒布冰川大概有四公里左右。看似简单的徒步采访,我们却足足花了七个小时。

行走在海拔5300米的山间乱石中,格外吃力。作为一名摄影记者,随身携带相机、无人机等十几斤重的设备,更是难上加难。

在经过一处冰川退化形成的乱石堆时,偶遇了赶着牦牛运输工格桑。

来自定日县的牧民格桑,每年登山季都会赶着牦牛,在这条山间乱石中穿梭——在登山营地间运输物资。

这条随时有滚石的山间小路,就是格桑的脱贫之路。每年登山季,他和他的牦牛,可挣得人民币六万元左右。这些钱,他可以用来盖新房,买家具,改善生活。

跟格桑聊着聊着,我已彻底赶不上他的脚步。他步伐轻盈,吹着口哨,轻松地往海拔6500米的营地远去。

我们要去的方向是珠穆朗玛峰北坡正前方的中绒布冰川。

珠穆朗玛峰北坡是中国大陆性冰川的活动中心。绒布冰川,地处珠峰脚下海拔5300米到6300米的广阔地带,由东、中、西三条冰川共同组成,三条冰川汇集后向北延伸,把巍巍珠峰托起。珠峰就像一座顶天立地的巨型金字塔,顶峰直插云天,极为壮观。

冰川上有千姿百态、瑰丽罕见的冰塔林、冰草、冰桥、冰塔等,也被评为中国最美六大冰川之一。

经过三个小时的攀爬,再翻过一座很大的乱石堆,便远远看到了冰川。

一条哈达状的白色冰塔群,从高处倾泻而下,如同双手,拥抱着周围。

珠峰地区纬度低,太阳辐射强,冰川表面小气候差异造成冰面差别消融,形成许多奇丽的景色。通过无人机的视角,看到乳白色的冰塔拔地而起,一座接一座,高达数十米,如同仙境。冰墙陡峭直立,像座巨大的屏风,让人生畏。冰芽、冰针则作为奇异美景的点缀,处处可见。

在这个高度,现代设备经常要接受无法想象的“考验”。比如无人机,在如此高海拔地区飞行拍摄,电池会迅速掉格,动力只有低海拔的一半,因此拍摄一次需要预留足够的



▲位于珠穆朗玛峰脚下海拔5400米左右的中绒布冰川(4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

普布扎西摄

返程电力。

每一次拍摄时间被大大压缩,美景虽尽在眼底,却只能匆匆略过,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珠峰山区气候多变,不一会儿就开始下起大雪,我们在石头堆里等待天气好转。

寂静的山区很多时候是人类行走的最后边界。冰川融

化坍塌的声音如同警钟,时刻提醒我们停止前行的脚步。研究者在观测中发现,由于中绒布冰川消融面积扩大,冰面湖面积也在不断扩大。

一位老登山家说,现在去看冰川需要徒步三四个小时,三十年前珠峰大本营上去一点点,便全是冰塔林。

(本报记者普布扎西)

珠峰下的“山村之春”

青藏高原本身就是一座大山。在这里,村和村的距离往往需要翻越一座大山。

山是高原人生活的地方,从山顶遥望远方,从这里开启每一次征程。

翻过加乌拉山口,似乎进入另一个世界。

从山口一眼望去,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齐整一排,矗立在喜马拉雅山脉中间。

这里便是世界的屋脊。

扎西宗乡是离珠峰最近的一个乡。在这里,每年的春天来得很晚,喜马拉雅的高度在这里成为了生存的难度。

生活在大山脚下的人们,习惯了子承父业,习惯了幽静的山谷生活。

一、与牧羊人多吉的一次对话

扎西宗乡巴松村是牧羊人多吉的精神家园。他像一棵柳树,从小扎根在这里,把身心安置在了这片生计和梦想包裹的山谷里。

他跟青藏高原上的所有牧羊人一样,慵懒地躺在村里仅有的一片草甸上,望着远处的羊群。

我突然到来,吓了他一跳。

多吉:你是登山队员吗?

我:不是,我是一名记者。

多吉:今年据说测量珠峰的高度?

我:是的,我是过来报道的。

多吉:珠峰这么高,是不是还在长高啊?天哪!再长高,我的头就更疼了!

我:你也会高反?

多吉:我从小经常头痛。不过我家的羊一点反应也没有。“哈哈……”

说话间,很多小羊羔跑来跑去,草甸上一阵躁动,谈话被打断。

春天在哪里,牧羊人最早能发现,羊羔的营养要靠刚刚长出来的嫩草。

多吉说:“春来得太晚,很多小羊羔可能挨不过去。”

二、春耕仪式上拽着马尾巴的小旦增多吉

在珠峰山区,春天也会下起鹅毛大雪,不过融化的速度是快进模式,一会儿工夫,大地恢复了原有的棱角。

路过扎西宗乡一个不知名的村庄,正好赶上这里的春耕仪式。



▲5月4日,西藏扎西宗乡拍摄的春耕活动。

普布扎西摄

这一天一大早,带着煨桑的草木、糌粑、净水,以及一本珍藏多年、祈福五谷丰登的经书,来到自家最大的农田里举行祈福仪式。

桑烟袅袅,抛洒糌粑,敬上净水,盘腿坐在农田里,嘴里念念有词,老人祈求丰收。

群山包围的山村里,农田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之一。生活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土地的收成需要最精心的安排。

青稞作为藏族生活的必需品,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4200米高的海拔上,种青稞是最好的选择。

青稞可以磨粉成糌粑,也可以酿制青稞酒。

祈福结束后,开始犁地,抛洒种子。这一切,都是为了播种春天的希望。

不远处,6岁的小旦增多吉,站在木犁上,拽着犁地白马的尾巴,跟着父亲犁地,犹如助手一般。

他在村里上幼儿园。受疫情影响,幼儿园还未复课。

对旦增多吉来说,今年的春天如此不同,疫情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喜马拉雅山谷深处。

每一个高原人的内心深处,深埋着青稞田里的记忆。旦增多吉拽着马尾,踩着犁,平整农田,看似游戏的手法实则传承祖先耕地的记忆。

三、温泉里满头大汗的桑珠大叔

大山深处,从不缺乏热腾腾的生活。

从海拔4200米的巴松村往南行驶40多公里,便来到另一个村子——洛曲村。

村中央有一处温泉,仅一个泉眼,在一间简陋的藏式土坯房内。

把身体扔进热腾腾的温泉里,能洗去珠峰山区奔波多日的风尘。

喜马拉雅山区处处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温泉。

对于生活在极高海拔地方的人来说,大山始终是一件使用方式复杂的产品,而温泉一定是附送的说明书。

桑珠大叔正在泡温泉,满脸是汗珠。他已经泡了很长时间。

喜马拉雅一带常年高寒缺氧,对人的身体有着巨大的影响。关节炎、风湿病等疾病常年困扰这里的人。拥有一个热气腾腾的温泉,是山谷村庄可以炫耀的资本。

桑珠老人说,春天是希望的季节,也是各种高原病发作的季节,好好泡一次温泉既能消除春耕时节的劳累,也能对各种高原疾病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

(本报记者普布扎西)

西宁花事

相较于内地其他省市,高原古城西宁的春天总是晚一些才到。在鲜花的簇拥下,西宁的5月被人们称为“最美的季节”。

走进西宁市人民公园,不同高低、不同花期以及不同颜色的郁金香绽放在树林草地间,一朵朵郁金香花色纯正艳丽,与其他花卉相映成趣。

郁金香耐寒性强,喜凉爽、怕酷暑,西宁海拔2295米,凉爽的气候非常适合郁金香生长。今年,西宁市人民公园新引进了重瓣小黑人、金色阿波罗、白色王子等5个郁金香新品种,目前种植的郁金香有28个品种,种植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

除了郁金香,二月兰、连翘、迎春等花卉也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拍照。

在绿树成荫的西宁市园林植物园,阳光从树枝间的缝隙倾泻而下。公园里,游人们或坐在石凳上休息,或在树荫下健身,婴儿车里的孩童憧憬地望着一株盛开的榆叶梅。

西宁市园林植物园坐落于西宁市西山脚下,是一座天然公园。2019年,植物园共栽培了60余种花卉。

西宁市园林植物园园长范玉芹告诉记者,目前植物园正在全省推广乡土树种,如沙棘、栓翅卫矛、阿尔泰山楂等9种自然分布在青海省的植物,目前已扩繁了100多万株。“去年就有一批水柳子在高海拔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成功播种。”范玉芹欣慰地说。

这些拥有不同生长、开花、变色等自然习性的植物,让城市在不同时节展现出独特的美景,抚慰人心。

“我觉得家乡的花卉品种越来越多了,高原城市现在什么花都有。”市民罗晚燕说,她家中养着十几种花,包括栀子花、桂花、木槿花等,回到家就有香气扑鼻的感觉。

花开的季节里,屋内屋外皆是花香,更多花卉品种开始走出公园,装点城市绿地。

五月的鲜花,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人们实施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好家园的成果。2019年,西宁市提出着力实施“幸福西宁·高品质生活”八大工程,其中一项就是开展花园城市增绿提质添彩工程。这项工程推进以来,西宁市新增园林绿地面积1246亩,完成18处街头绿地,营造了90处花街花桥及盆花景点,打造了13处鲜花街区,11处立体花墙景墙,累计种植各类花卉538.5万株。

从机场高速公路车入城,绿化带中分布着山杏、山桃、榆叶梅、丁香……“五一”小长假遭遇堵车,按下车窗还能闻到扑鼻的花香。道路两侧的山坡上,波斯菊、金盏菊、向日葵等花卉在风中时隐时现。

花香满城,是献给花园城市建设者和走过“冬天”的人们最好的礼物。

(记者白玛央措) 新华社西宁5月7日电